

冯渊专栏·原乡物什

信笔扬尘

小说世情

枣树·棒槌

范丹花家的枣树让我心跳加速。穿过一片竹林，走过一块水塘，就是范丹花的家。她家没有院子，门口空阔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枣树。

枣树四月才长出新叶，未长新叶时，我们根本就看不见这棵树。五月枣树开花了，我们才开始留心。过了五一节，许多同学就不再穿鞋子，赤脚走在田埂上、塘坝上。光脚丫浸在细细的灰土里，或者湿润的泥里，温软的土灰包裹住脚心，比穿布鞋舒服多了，沙泥从脚丫间钻出来，凉凉的，有时还带着一片青绿的草叶。这都是低头走路的享受。

抬头，我们就看到了枣花。

细小的枣花藏在绿叶间，每一朵都不显眼，但是，一丛丛、一蓬蓬，密密麻麻，点缀在枝叶间，枣花，加上一点甜香，就把我们都吸引住了。对于那些在蓝天底色上的细碎的枣花，我只有仰望的机会。

江瑞金五年级了，一米六的个头，他朝范丹花门口扔了一块瓦片，范丹花没拿正眼瞧他。他跳起来，摘下了枣树低处的一根枝条，狠狠丢在地上。枣枝上面有一大捧盛开的枣花。

我坐在地上，低头看这一枝枣花。一簇簇枣花长在叶子的根部，花蕾是米黄色，用指尖打开这细小的花朵，中间有个小小的花盘，上面有细小的汗珠一样的花蜜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我的指尖都是甜的。

每天上下学，江瑞金都要朝范丹花家的大门望一眼，那上面有两只衔环，一把老铜锁串住了两边的铜环，两扇门被风吹开，中间有条窄窄的门缝，个头小的同学能钻进去。

我对这些毫无兴趣，我只喜欢这棵开花的树。从这根枝条到那根枝条，像野火一样，细小的枣花蔓延了整棵枣树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地上落了厚厚一层比芝麻还小的花瓣，先是淡淡的黄色，后来变成黑色，和泥土融在一起。枣花落尽，满树仍是枝繁叶茂，一片鲜绿，无论是花是叶，都比地上暗淡的颜色好看。

真正让我牵挂的是叶子间长出了细小的青绿色的枣子。绿豆粒大小。小，也是枣子。

上学最快乐的事是能看见这一树枣子。这得有多少粒啊，我从未数清楚。放学最快乐的事也是能走在这棵枣树下。看一眼，嘴里都是甜津津的。真正要吃到枣子，还要等很久。中间还要经历漫长的暑假。暑假，莲花塘里的莲蓬熟了，荷叶塘旁边榆树上的知了叫了，这些都要我去对付，我忙得有天无日头，很快忘记了枣树。江瑞金从江屋跑来打莲蓬，他问我，要不要去打枣子？

这会哪有枣子，我奶奶说，开学还要等一个月枣子才红。

你陪我去范丹花家？

我干吗去她家，她家的门缝我进不去，我的脑袋大。

开学了，你休想吃枣子。江瑞金走了。他走了正好，不要耽误我摸知了。

等到大家在水里和日头窝里晒得黑不溜秋，突然有人说，明天开学了。荷叶塘上方有一块乌云，水稻田上方有一点秋风。又要上学了。

上学也没有有什么不好，又可以看见枣子了。

日头太毒，已经晒红了半树枣子。

江瑞金人高马大，他比牛还猛，抱住树，用他一个暑假憋住的劲，用力摇晃这棵抱千万只枣子的大树。

那些红得已经不牢靠的枣子第一批掉下来了。后来，半红的也掉下来了。还有一些绿色的树叶连同枣子，冲下了枝头。

所有的人都去抢枣子，江瑞金冲我说，你不准抢。

范丹花的脑袋跟门上的衔环一样高，她从铜环里走出来，手里捧着一只竹箕，里面全是大大小小鲜红的枣子。“你们快滚！我奶奶来了，会杀了你们。”

大家风吹落叶，瞬间消失。江瑞金也跑了。我跑得慢。范丹花说，你别跑，她一把抓住我，在我书包里塞了一捧枣子。

我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奇怪的一幕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范丹花的长相不在我关心的范围之内，对于女孩的漂亮与否，我还没有形成基本概念。我只觉得她干干净净，身上有枣花的香味。她的眼睛不大，很亮。她说，你就在这里把枣子吃了，到了学校，别人肯定要抢你。

我开始吃枣子。

你不要先捡青的吃，要先吃红的，捡最好的先吃。

我低头吃枣子，吃得用心、卖力。

范丹花比我个头高，她站在我面前，遮住了光线，我在她的影子里吃最红的枣子。突然我的眼前亮堂起来，一粒枣核差点进了气喉咙，惊吓让我长吸了一口气。

范丹花倒在地上，两眼上翻，全是眼白。她的腿脚不停抽动。她的嘴里吐出了奇怪的泡泡，不，我描摹不清她的脸孔和嘴巴的样子。我从未见一个人这样。

这跟我吃她家的枣子有关吗？我如何跟别人解释？大人呢？

幸好我来不及多想的时候，她的奶奶从塘里洗衣服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棒槌呢。

快，快去喊冯医生。

这件事我只跟奶奶说过。奶奶说，范丹花这是老毛病，是发恙。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吾乡所说的发恙，指的是癫痫。

经人指点，说范丹花的病跟门前这棵枣树犯冲，她家很快将这棵枣树砍了去。枣树木质坚韧，单是那些分叉，木匠就做了七个棒槌，分送给村人。

范丹花也分得一只枣树棒槌。她一直用这个棒槌，去水塘里捶打沾了泥灰的衣服。青石板上放了搓好的衣服，棒槌打在衣服上，将深藏在布丝里的菜汤、油星、草汁这些难清洗的东西捶打出去。棒槌击打衣服的声音，叫“砧声”。

多年以后，我在古诗里看到砧声两个字，想起了范丹花。我问姐姐：“范丹花后来发病没有？”

“她早失水了。”

“失水？”

“她爱干净，大清早去塘里洗衣服，身边没人，突然发病，掉水里了。等到家里寻人，哪里还有人。水塘上飘着棒槌，这才下水去捞，晚了。”

“瞎说。那不是范丹花，那是前嘴头的李宝花。范丹花和江瑞金结婚了，她女儿考上了研究生，在苏州工作。上个月去苏州带外孙去了。”姐夫对我说，又冲着姐姐怪罪：“人家活得好好的。不知道的事，不要瞎说。”

“你天上的事知道一半，地上的事全知道。你最能。范丹花是我小学同学，我不比你清楚。”姐姐说。

他俩还在争吵，我终于还是不能准确知道范丹花的结局。每次在大地上看到枣花，在书上看到砧声，就想起她来。



冯渊，望江人。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，正高级教师，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。2022年起，在《文汇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美文》《飞天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。

羊角尖尖

王启林

老同事约我去爬羊角尖，看看美景，锻炼身体，感觉这主意好。

车从白帽出口往湖北英山方向行驶，拐向我记忆犹新的山路，山脚下一个小小山村，我曾经的同事、同学，从这里出生、走出，忽然一天，一个人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永远安详地睡着了，被其亲人接回到羊角尖山脚下。我们来看风景，长眠于此的他是否已与羊角尖融为一体？如是，看羊角尖也是看他了。

从他家对面岔路直上山间，透过车窗看他的出生和归宿之地，给朋友说了我们之间的交集，心情特别沉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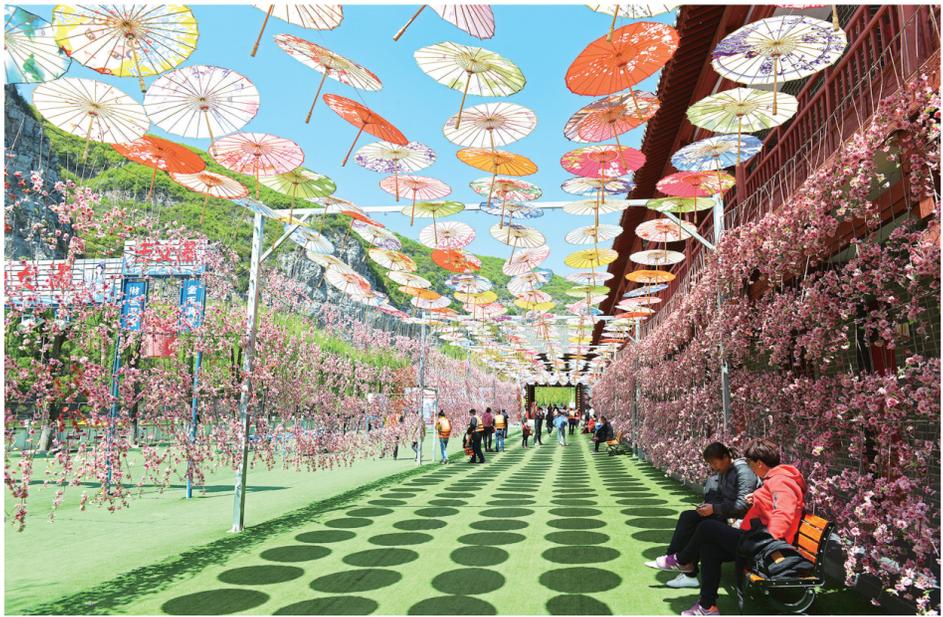
车停在羊头位置，与尖角已不远了，山岗上建了一些西洋平房，崭新得无一丝烟火味。同行的友人坐在门前台阶上，拿出了水果、零食补充能量，岗上凉风习习，在这么爽心悦目的地方逗留，爬不爬山已不重要。挖掘机轰鸣处是通向羊角尖之路，老路是一条宽敞的机耕路，开车不响，随风翻卷出层层波涛。安徽一面的山舒缓柔和，湖北一面的山挺拔险峻，犹如两位男子，一个满身书生气，斯文典雅；一个英气逼人，气宇轩昂。我打小

技能，登山杖弥补了我技能的缺陷。我是山里娃，上小学就跟着父母干活，十四五岁就踩着腿肚子生的积窝上山砍柴，也是从这时开始，家里的柴火就由我带着弟弟承担下来，父母才要在生产队上挣工分。上大学后卸下这副担子，至今已过去四五十年。机耕路修到一处废弃的水泥砖砌就的小屋，芭茅已与屋齐。踏着齐膝深的杂草，转过屋角，是修建不久的上山台阶，踏上台阶，我东张西望的病病又出来了，立马露出台阶两边的异样。林中山坡砌有石坝，像大寨的梯田，难道上世纪曾经在这里种过粮食？不论是天然林还是人造林，坝是不需要的。到山腰种粮，说明田畈山脚的收获填不饱肚子，那时人口总量没有现在多，田地比现在多，现在许多大田大地里建起了工厂集镇，却再没有饿肚子的了。

一山跨两省，中轴分皖鄂。很快，我们就来到岗脊上，放眼望去，峰峦叠嶂的大别山如浪起伏，绿树似海，随风翻卷出层层波涛。安徽一面的山舒缓柔和，湖北一面的山挺拔险峻，犹如两位男子，一个满身书生气，斯文典雅；一个英气逼人，气宇轩昂。我打小

就想成为跃马扬鞭纵横驰骋的豪杰，走在山上只对陡峭悬崖以及立根破岩的松树感兴趣。拼命往山上生长的枝条，面向万丈深渊逸出，如立足跳台之巅的跳水健将，摆出跃起之时最美的造型。山顶石缝中，两颗山楂的根生在石下，身子探出了石头，披挂着一树硕果，张扬在我眼前。一颗是红果，一颗是黄果，稀稀拉拉几片树叶黄中带黑，不知将在今夜还是清晨的风里飘入大地怀抱。

来到最远的一处角尖下，看上去是座圆润之山，直白点说就是个没有岩石峭壁的土山包，顿觉索然无味。我独自往回走，想看看另一只羊角是否也是坨肉。爬到山脚，却为它的俊朗雄奇惊呆了。这是一座突兀于山岗之上、形如羊角的石峰，峰上生长着许多树木，粗的、细的、高的、矮的，一律苍劲有力，紧咬石峰不放松。奇怪，石峰之上，哪来供这许多树生长的土壤和养分？经年的风雨怎没将它们侵蚀一空？羊角之上，“青松挺且直”，我不禁为生命的韧劲鼓与呼。老同学回归于这样的山中，与这样的生命融为一体，亦是回到了先人的家。



多彩世界 裴振喜 摄

灯月闲话

攒不齐的宋代棋钱

许海龙

在岁月的长河中，我已与古钱币相伴二十余载。那一枚枚锈迹斑斑却又饱含故事的古币，宛如时光的信使，带我穿梭于往昔的繁华与沧桑。在这众多的藏品中，有一种名为棋钱的宝贝，格外令我倾心。

宋代，那是一个文风鼎盛、商贸繁荣的时代。棋钱，便诞生于这片文化的沃土。想象一下，在那热闹的街头巷尾，文人雅士、平民百姓皆沉醉于象棋的世界。而棋钱，恰似这象棋文化的璀璨结晶。

棋钱的样式，可谓千姿百态，它们大小不同，薄厚各异。正面的文字，或端庄秀丽，或刚劲有力，宛如书法家挥毫泼墨的杰作。背面的图案，更是巧夺天工。“车”宛如战场上勇往直前的铁甲猛兽，“马”好似奔腾嘶鸣的神驹，“炮”则如威力无穷的投石机。每一枚棋钱，都仿佛在诉说着宋代的风云变幻和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
棋钱的品种繁多，犹如夜空中璀璨的繁星。有以历史典故为主题的，将那古老的传说凝固于方寸之间；有以花鸟鱼虫为饰的，展现出大自然的灵动与美妙；还有以吉祥寓意寓意为内涵的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。

棋钱的作用，可不仅仅是象棋的棋子。在那个时代，它或许是文

人墨客之间的馈赠佳品，承载着深厚的情谊；又或许是富贵人家的珍藏之物，彰显着主人的高雅品位。它既可以是孩童手中的玩物，带来无尽的欢乐；也可能是商家交易中的信物，见证着诚信与公平。

收藏棋钱的道路，并非一帆风顺。这一路走来，充满了曲折与坎坷。记得有一次，在一个古玩市场的角落里，我偶然发现了一枚罕见的“仕”字棋钱。那锈色自然，文字清晰，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它的沧桑经历。可当我满心欢喜地准备与摊主议价时，却发现身上带的钱远远不够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别人买走，那种失落与无奈，至今仍刻骨铭心。

还有一回，我在一个古董店里看到了半套几乎同一形制的棋钱。店主开价颇高，我咬咬牙决定回去凑钱。可当我满怀希望地再次归来时，却被告知就在我离开的片刻，已被一位买家抢先一步。那一刻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，心中的遗憾如潮水般汹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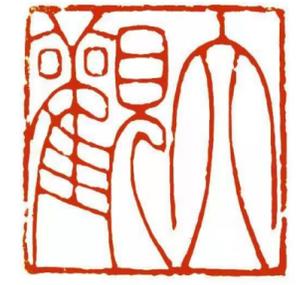
更令人痛心的是，在收藏的过程中，我也曾遭遇假币。那看似完美无缺的外表，曾让我如获至宝。然而，经过仔细的鉴别和专家鉴定，才发现那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。那种被欺骗的愤怒与自责，让我好长一段时间都陷入了自

我怀疑。

但即便如此，我对棋钱的执念从未有过丝毫减退。每一次的挫折，都化作了我继续前行的动力；每一次的错过，都让我更加珍惜下一次相遇的机会。

岁月流转，我依然在寻觅棋钱的道路上奔波。那攒不齐的宋代棋钱，就像一个未完成的梦，牵引着我不断前行。或许，终有一天，我能集齐那一套完整的棋钱，圆了这个多年的心愿；又或许，这个梦想永远都无法实现，但那又何妨？在追逐的过程中，我已经领略到了无数的风景，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。

这便是我与宋代棋钱的故事，一段充满了酸甜苦辣的收藏之旅。



五尺

刘平

今天活路做完了，晚上主家按习惯多做了几个菜以表感谢。张衣禄自然要多喝两杯酒。席间，主家不停说些感谢的话，张衣禄客套说：“做得不好的，多包涵。”主家赶忙说：“好。没啥不好的，您的手艺，没人挑得出毛病。”在酒桌上坐得久，张衣禄回得就比前幾天晚。

张衣禄靠一手人人称道的木工手艺养家糊口。他有两条规矩：六里之内不住主家。主家屋里没有男人，再远也不住。这次的主家在牛庄，离家四里多，因此张衣禄每天在主家吃了晚饭都要回家住，第二天凌晨天不亮就起床，赶往主家吃早饭。今天活路完了，张衣禄把家具也带回了。背上一个背篓一样的木箱，里面装着所有家具，刨子、墨斗、凿子、锯子、锤子啥的。手里当然还离不开一样东西：五尺。

行走在夜路上，张衣禄右手握着五尺，像握着一柄兵器。

木匠走夜路，手里一定离不开一根五尺。如果主家的活路还没有做完，张衣禄就把家具都放在主家，但每天晚饭后回家时手里一定要拿着那根五尺。五尺既是一件木工的工具，更有一种神奇的作用：辟邪！

民间有一种说法：木匠拿着五尺走夜路，狗都不叫。

乡间狗多，不少狗凶，不仅叫，还真下口。不时有夜行人被狗咬伤。此时已是夜里九点过，天早已黑了，张衣禄独自一人行走在那条土路上，没听见一声狗叫，只有自己“啪嗒”“啪嗒”的脚步声和偶尔几声虫子的鸣叫。

凡是张衣禄所经过的地方，再凶的狗都躲起来了。没准，它们看着不紧不慢行走的张衣禄和他手里的五尺，趴在那里连大气都不敢喘哩！

因为多喝了兩杯酒，张衣禄感到微醺。张衣禄从没有在主家喝醉过。这种微醺的感觉真好，张衣禄很享受。在微醺中，张衣禄感到了一种成就感，自己的好手艺、靠这个手艺挣钱养家、给婆娘买花衣服……沉浸在一种妙不可言的成就感里，张衣禄有些兴奋起来。后来，也不知为什么，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情。

木匠也算是行走江湖的人，手艺好的木匠，就更是。行走江湖就免不了遇到一些风浪、诱惑。几十年来，张衣禄没遇到过啥风浪，诱惑倒是遇到过。

那是六年前的事了。张衣禄去马庄给马寡妇做家具，虽然有七里多路，但张衣禄还是坚持每天晚饭后回家住。第四天傍晚，马寡妇陪张衣禄喝酒，喝着喝着马寡妇就迷醉着眼睛说：“张大哥！路那么远，今晚就别回去了，住我家吧。”说着说着马寡妇就开始脱衣服。马寡妇比张衣禄小八岁，丰满漂亮。看着马寡妇脱了一件又一件衣服，张衣禄的心“咚咚”乱跳。当马寡妇身上只剩一件红肚兜的时候，张衣禄猛然醒了，说一句：“我婆娘还在屋里等我哩。”起身拿上五尺，就逃也似的走了。

四下里很安静，只有“啪嗒”“啪嗒”的脚步声伴着张衣禄。终于快到家了，看着屋里透出隐隐约约的油灯光，张衣禄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。之前每天晚上回来时，婆娘已经吹灯睡了。婆娘节俭，怕费油。可现在咋还点着灯呢？

走到篱笆墙边，张衣禄故意咳嗽了一声。片刻，他发现一个黑影蹿出来，眨眼间就不见了。虽然很暗，但张衣禄看出来那是个男人。

屋里，桌子上盘豆腐干、一副碗筷、一个酒杯、一壶酒。

张衣禄看看婆娘，衣衫规规矩矩，头发盘得一丝不乱。又把目光移向桌子，冷冷地说：“谁？”

婆娘目光盯在地上，小声说：“杨塾。”

张衣禄说：“他来干啥？”

婆娘的声音还是很小时：“没干啥。就是来看看我。”

“没干啥为啥要跑？”

“怕、怕您误解。”

张衣禄知道杨塾，是婆娘嫁给他之前的相好。岳父岳母稀罕他的木工手艺，把女儿嫁给了他。

张衣禄走到桌子旁，看着桌子上的酒菜，说：“还喝我的酒了？”

婆娘抬眼看着张衣禄，说：“几十年了，他第一次来，我就……”

张衣禄看着婆娘，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就一盆豆腐干。咋不再弄几个菜？”

婆娘声音如蚊：“弄啥。有下酒的就行了。”

见杯子里还有半杯酒没来得及喝，张衣禄端起杯子一饮而尽。放下酒杯，抹抹嘴，张衣禄突然说：“他还没有走远，就在篱笆墙外。”

婆娘说：“他咋还敢？早跑远了。”

张衣禄又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跑远了？你听见过一声狗叫？”顿一下又说：“他在外面悄悄观察我的反应哩，会不会骂你、打你。”

婆娘看着张衣禄，有些懵。

“他也太小看我了！”张衣禄在屋里转了几个圈，突然停下来大声说。说着，朝墙角努努嘴：“你把那个给他拿去。”

婆娘扭头一看，墙角放着张衣禄那根五尺。